

拓朴学和符号域的呈现

——语言文化研究的动态平衡

吕红周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符号在深层意义上是人类文化的源代码, 符号学便作为人类文化的元语言而发挥作用。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 而它们同时也是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本文以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作为分析的起点, 拟对符号域的内涵、符号域科学范式、符号域理论与语言文化的关系做浅显探讨, 认为语言文化研究应注重动态平衡。

关键词: 符号域; 拓朴学; 文化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21

文献标识码: A

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整体而存在的, 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已经被大家所认同。但是, 背后隐含有众多的决定这种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因素: 民族语言, 民族思维方式, 民族的生活方式, 民族的精神等等, 客观平等的对不同文化模式的研究和对比要求我们找到一个工具, 而这个工具必须要克服以往的文化评价中的偏见, 作为一个普适性的文化分析元语言, 我们认为这个元语言就是符号学。著名符号学家李幼蒸(2007: 11)认为, 记号作为文化现象中的表达单元, 正像作为语言和思想的表达单元一样, 代表着人类精神构造和物质构造的基本元素。每当人的思想发生严重困扰和怀疑之时, 往往就会返回到这个基本点, 以便重新开始运思。

20世纪60年代以洛特曼为领军人物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把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作为符号现象进行研究, 在文化本质和共相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独特的原创性的贡献。洛特曼从符号学的视角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由各类文化语言和文化文本组成的有层级性、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处于动态演变中的符号世界, 而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核心角色领衔出场, 因此, 对符号域概念的解读将是理解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关键, 是对民族文化共相发掘和差异对比进行阐释的基础。我们很自然的将会追问一系列的问题: 符号域究竟是什么? 符号域有着怎样的内部结构? 符号域的提出受到哪些相关学科的影响? 符号域与文化的深层关系是什么? 符号域理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 下面我们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 主要立足于拓朴学空间、时间、边界和不对称等基本概念和符号域的内部和外部关系, 来阐释语言研究应的动态平衡性。

1 符号域的内涵

洛特曼1984年首次提出符号域范畴, 被视为文化符号学的核心和基础, 2000年出版了《思维世界》和《文化与爆炸》两部专著的合订本《符号域》, 该书中还有洛特曼一些研究

符号的论文，贯穿着作者文化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思想。洛特曼认为：“任何语言都处于某种符号空间之中，语言只有与该空间相互作用才能发挥功能。该文化所固有的符号空间是一种不可分解的工作机制——符号的单位，我们把这一空间定义为符号域”（Лотман 2000: 251）。符号域在洛特曼看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由文化中各类文化语言和文化文本组成的多层次符号系统，在该空间中各个符号系统得以产生、活动和发展，包括信息的传递和翻译，文化因此有符号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动态发展性。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洛特曼特别强调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符号域理论是站在更高层面上，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中，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对不同民族文化动态发展的普适性规律进行探寻。符号域理论是作为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的平台元语言或工具语言而登上历史舞台的，符号域的概念因此就具有了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内部发展和变化规律的阐释。

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文化研究的静态考察，把文化视为一个过程，而不单纯是一个产品。文化是符号，但同时又不是单个孤零零的符号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它是一整套符号体系，是文本的集合。在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中有一对重要概念，那就是第一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模式化系统，“从符号和符号系统——自然语（按照洛特曼的观点，这是第一模式化系统）产生之日起，信息的浓缩和保存方式便取得了另一种性质，此后人类就产生了特有的信息积累方式，人类文化才如同语言符号系统一样建立起来。它不可避免地复现了自然语的结构体系，是自然语言的衍生，是建立在该社会群体所接受的自然语基础之上的第二模式化系统”（郑文东 2005）。我们可以看出，洛特曼的第一模式化系统指的是自然语言，而第二模式化系统（вторичная моделир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是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符号系统，即“可以建立能再认识过程中再现事物的模式的系统”（杜桂枝 2002）。

文化语言和文化文本作为符号域的基本单位彼此之间互相交织，构成民族文化的信息网络，文本意义的阐释随着时间历时性的演变和与之关联的文本的变化、符号域内部结构的不确定性以及阐释者个人迥异的文化积淀而具有无限性和无终结性，从而表现在文化文本意义的动态性之中。

2 符号域科学范式与拓扑空间

追溯符号域这一概念的来源和具有的方法论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对生物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拓扑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的借鉴和成功应用，显示出了这一享有世界学术声誉的符号学大家的宽广视野和渊博知识，同时带给我们启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综合是大趋势，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绝对的不可跨越的鸿沟，两者的互相融合与借鉴将对科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符号域这一概念是模仿 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 提出的生物圈的概念，符号域与生物圈有深层的共同性质，都有空间的概念和它们所包含的内部各个系统的存在、发展条件。符号域是民族文化的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空间，是民族集体生活历史经验和精神以及思维方式的凝集之所，是民族文化存在的条件。然而应该指出，洛特曼的文化观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在和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域的冲撞中不断的进行自身的调整，既遭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又侵入其他文化符号域，即不断的进行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洛特曼虽然作为结构主义者，却实现了对传统结构主义的超越，因为结构主义对“结构”的理解是封闭和自足的系统。

洛特曼把符号域视为文化存在的空间，文化文本的信息在此空间中传递和翻译，构成了信息网。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通过我们身体的感知和体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概念，我们的身体、大脑与外界环境互相作用，产生了互动关系，为我们范畴化的运作、概念的形成、推理提供了认知

基础”（王寅 2005：16）。人类之初是从认识自身和空间开始认识世界的，身体部位名称作为人类思维的起点参与了日益复杂的主客观知识的建构，现在不同语言中的词汇依然有根据人身体空间结构而命名的词汇，比如，山脚、半山腰、头目、眼前等等，而且根据自己和周围事物区分了上一下，左一右，自己一别人等等。洛特曼符号空间的概念同时受到拓扑学的启发，他不仅引用了拓扑学的空间概念，还有边界、位移、区域等概念对符号域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描述，提出文化的恒量文本模式，展示了文化符号在符号空间中的拓扑变形，而文化的统一不受到变形影响的特质正是拓扑学的根基所在。那拓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科呢？

拓扑学的英文是 *Topology*，直译是地志学，也就是和研究地形、地貌相类似的有关学科。我国早期曾经翻译成“形势几何学”、“连续几何学”、“一对一的连续变换群下的几何学”，但是，这几种译名都不大好理解，1956年统一的《数学名词》把它确定为拓扑学，这是按音译过来的。它是一种只研究图形各部分位置的相对次序，而不考虑它们尺寸大小的新的几何学，叫做拓扑学。有时人们也称它是橡皮膜上的几何学。因为橡皮膜上的图形，随着橡皮膜的拉动其长度、曲直、面积等等都将发生变化，但也有一些图形的性质保持不变，例如点变化后仍然是点；线变化后依旧是线；相交的图形绝不因橡皮的拉伸和弯曲而变得不相交。拓扑学正是研究诸如此类使图形在橡皮膜上保持不变的性质，在这种几何中，扭曲和拉长，但不包括撕开或接合下称为拓扑变换，图形在拓扑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称为图形的拓扑性质。（<http://iask.sina.com.cn/b/6600578.html?from=related>）简单的理解，拓扑就是研究有形的物体在连续变换下，还能保持性质不变，变形后的图形和变形前的图形有相同的拓扑结构，称之为拓扑等价。“区域（如果通过一条完全位于区域内的道路，区域的每一个点能够和其他的每一个区域点相通，那么称之为“连通”区域）、边界来自拓扑学的概念，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运动被称为‘位移’”（郑文东 2007：58）。洛特曼作为结构主义者，在对文化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文化的共相和恒量的研究，传统的文化描写理论因为文化描写语言没有和所在的社会文化语言彻底分离，对文化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借用某些科学概念，而且不能站在整体的角度全面的研究文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文化模式统一描写的原语言。基于这样的背景，洛特曼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我们尝试在空间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文化描写的元语言，其中包括拓扑结构—这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图形在同胚变形后的不变属性。我们的计划是：对图形和轨迹拓扑属性进行描写的工具，可以用做文化类型研究的元语言”（Лотман 2000：465）。洛特曼正是看到了拓扑学对解释文化表层各异的功能和空间中的深层同构作用，也就是文化文本中蕴含的恒量。

符号域按照拓扑学理论可分为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中心区域就是一个互相连通的区域，位于中心的各个符号系统可以阐释出各种内在或外部的联系；边缘区域就是远离中心区域，其划分依据是不可连通性。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界限就是边界。文化文本不是静止不动的，文本在符号域空间中的运动就是位移。众所周知，二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而两个阵营就是两个符号域空间。近年来北欧东扩的事实日益加剧，而原来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加入北约这一行为就是一种位移现象。对于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首先给自己划分了区域，自己的区域有具体的所指—校园，而根据二元划分理论，校外就是另一个符号空间域，学生一经走出学校的大门就是出现了位移的活动。对于边缘域和中心域的概念划分，我们可以从社会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看出其差别。中国封建社会历经数千年，而儒家文化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者宣扬的三纲五常就是中国社会所接受的主流文化，而民主和自我则是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的深入，在我国城市到处充斥着源于国外的麦当劳、肯德基、IBM、HP、好莱坞经典大片、BENZ、BMW、TOYOTA 等等，民族文化的地域区分已经被融合所侵蚀，在这种形式多样化的背后，研究文化共相和恒量也就显得重要。因此，我们看到符号域空间的概念主要是受到了拓扑学的影响，符号域作为文化动态研究的原语言工具性不可忽视。

3 符号域的历时动态性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事物存在的两大坐标,索绪尔根据时空二元性,把语言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有了组合轴和聚合轴。空间具有广延性,时间具有连续性。在解释关于语言的地理差异形成的原因时,索绪尔认为是时间的因素在空间上投射的结果,因为一切变化的起因和结果都是在时间上体现出来的。“洛特曼运用拓扑学的原理,把拓扑空间、边界、位移等概念进一步演绎到文化中,把空间和时间这一带有普适性的规律作为符号域的重要坐标。在时间轴上有过去、现在、将来之分,在空间轴上有内部空间、外部空间之分,符号域的各个亚结构之间都存在边界”(郑文东 2007: 126)。洛特曼符号域拓扑空间结构的提出为了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一切文化模式进行客观的描写,对文化文本恒量的研究就可以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符号域履行文化描写的元语言工具功能。

洛特曼在文化符号学理论中引入时间概念,出于对语言文化动态考察的目的。人们常将时间比作历史的长河,而河中之水是滔滔不绝,后浪推前浪,哲学中也有“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之说。用时间来衡量文化,文化有历时继承性和动态变化的特点。在对符号域内基本单位—文化文本的时间性考察中,洛特曼提出了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两种认知模式。面对缺乏科学知识的初始人类,往往根据对自身的认识和对自然界的体验去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进行简单的联想和推理。人正是在符号的帮助之下登顶了万物之灵的宝座,人一直致力于将符号的工具功能发挥至极致,“人的世界之根本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宇宙形象就成了宇宙符号。在世界符号化的过程中,宇宙从自然进入了文化。符号化的世界不是一个物的世界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耿占春 1993: 15)。符号的出现标示了人类世界中意义的诞生,因为人类正是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体认记录在了符号之中,人类的符号化行为也就是对自己周围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符号是人类从动物的世界进入意义世界的桥梁。洛特曼时空概念在文化中是互相联系的,文化文本中的事件的发生是按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这就是文化动态发展过程。文化动态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人的本质体现在自己文化创造性活动之中。卡西尔的名言“人是符号的动物”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人的确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人与世界之间是符号化的网络,这个网络随着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入,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化而变得越发复杂,人是通过符号来感受和改造世界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对世界符号化的历史,“脱离了符号,人就只能过一种情绪化的本能的生活,而无法过一种文化的生活”(陈根法 汪堂家 2004: 19)。因为,“人一旦在物理关联之外与对象建立起符号关系,这种关系就不会再离开人,也一定不会局限在特殊的领域,而是要成为普遍适用的原理,向人类活动所涉及的一切领域扩展”(王铭玉 2004: 5)。

4 结束语

洛特曼文化符号域空间结构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恒量,符号域时间特征则是文化文本在符号域空间中的动态发展轨迹,发现隐藏在文化背后的共相机制。不同语言基础之上是不同的符号系统,“符号学的任务是研究所有形式的二次模式系统的结构关系、组合机制,进而探讨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共性的二次模式系统的特点和规律”(杜桂枝 2002)。符号域思想是对符号学理论的应用,把文化视为一个多层次符号系统,在符号域的空间中各类文化文本交织成文化信息网。符号域作为研究不同文化恒量和共相的普适性原语言,对于民族平等交流和消除种族歧视提供了文化研究新的视角。文化符号学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之上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学系统,因此,“现代符号学是唯一能走出神秘的‘文化自觉’困境的科学思维方式”(杜桂枝 2002),语言文化研究借助于符号域理论的空间和时间范畴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文化研究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Лотман Ю. М. 2000 Семиосфера[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
[2]陈根法 2004 汪堂家人生哲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3]杜桂枝 2002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J], 外语学刊, 第1期。
[4]耿占春 1993 隐喻[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5]李幼蒸 2007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王铭玉 2004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7]王 寅 2005 认知语言学探索[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8]郑文东 2005 符号域: 民族文化的载体——洛特曼符号域概念的解读[J], 中国俄语教学, 第4期。
[9]郑文东 2007 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Topology and Semiosphere ——Dynamic Balance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V Hong-zho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ymbol is the code of human culture; semiology behaves as the metalanguage of human culture. Language, mythology, art, religion, and science are all the parts of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object of cultural semiolog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semiosphere, its paradigm, and its relation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Lotman's Semiotics.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balance is reached.

Key words: semiosphere; Topology; cultural semiology

收稿日期: 2009-10-25

作者简介: 吕红周(1981-), 河北石家庄人, 现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语言符号学。

[责任编辑: 薛恩奎]